



773 恐怖在线第一季

青蛇夜话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青蛇夜话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773 系列小说:短篇小说集/庄秦等著.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5317-1848-0

I.7… II.庄… III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7463 号

青蛇夜话
773恐怖短篇小说集

责任编辑 李庭军 梁志民
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150020
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147X195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9.00 元(全三册)

书 号 ISBN 7-5317-1848-0/I·1711

目 录

天台上的鸟.....	3	成一湖
旅店不眠夜.....	31	余以真
爱 杀.....	41	夏 洁
手工美人.....	59	范思家
致命杀机.....	113	王 杰
女 吊.....	133	彼得哥
娃娃杀手.....	153	大猫吃天
胡美丽.....	189	杨十八
青蛇夜话.....	205	六月北
楼 船.....	227	七根胡
妖 异.....	289	阿 野

天台上的鸟

我趴在窗边，夜色昏黄，对面楼顶的天台，又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。今晚我的视力出奇地好，我又看见了那只不飞的鸟。

■ 成 刚

天台上的鸟

对面楼顶的天台上，停着一只鸟，雨点落下来还不飞，晃着脑袋四处看。

黄雅玲在联众玩炸弹超人，一连丢下六颗炸弹，把对手堵住，炸死。死的样子很难看，头发竖起来，只穿一条小裤衩。

“如果是女人，死后穿三点式，纯白色。”黄雅玲这样告诉我。

黄雅玲玩起炸弹超人来不要命，可以忘了吃饭忘了时间忘了我。我盯着对面楼顶天台看，想那只鸟儿怎么不飞。如果我有一杆气枪，我可以从容瞄准，镇定地开枪，然后鸟变成尸

体,从我视线里消失。

如果我真有一杆枪,也许我根本不会用它来打鸟。

黄雅玲又把对手炸死一回,头也不抬地叫:“秦歌你打电话叫晚饭。”

楼下小饭馆里有外卖,我对老板说,两份咖喱牛肉饭,多放咖喱粉。黄雅玲跟我都抽烟,一天下来,嘴里有苦味,吃不下味淡的食。

饭刚吃一半,停电。我拿来蜡烛,点上,黄雅玲已经脱得只剩胸罩小裤衩。夏天,没有电,就没法开空调,脱衣服降温也不错。

“女人炸死后就是这模样。”黄雅玲半举双手,头往上仰,嘴里“啊殴啊殴”地叫。

我扑过去,将她掀翻在地。

“我想让自己飞起来。”我说,嘴巴贴着她的耳朵,身体贴着她的身体。

黄雅玲咯咯地笑,使劲掐我。她的指甲很长,掐得我很痛。我想飞起来,却感觉在坠落。女人的身体是沼泽,进入,便无法自拔。

我转头看窗外,天空是黑色的,看不见那只不飞的鸟。

半夜,睁开眼,黄雅玲没有睡在我身边,她在另外的房间里玩游戏。没有开灯,只有显示器的微光,我轻轻走到门边,重重地咳嗽。

黄雅玲吓了一跳,她大声叫,飞快抓起键盘,打翻了键

盘边的水杯。就这么一耽误，她被人炸死了，显示器上的女人果然只穿三点式，头发竖起来，炸糊了。

“我后天出差，要一星期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去呗。”黄雅玲赤着脚去厨房拿来抹布，擦桌子。她的身上什么都没穿，只裹了一条浴巾，她喜欢光着身子在屋里晃悠。

“别找小姐就行，回来我检查。”她又补充一句，“找小姐也行，别让我查出来。”

我趴到窗边，雨停了，天空变得昏黄，对面楼顶天台剩下一个影子，看不见那只不飞的鸟。我抽颗烟，想刚才做的梦。——我蹲在窗边，手里端着一杆枪，我瞄准对面天台上的鸟，鸟儿仍然一动也不动。我开了很多枪，一枪没打中。我有些生气，最后一次扣动扳机，那只鸟就变成了一个男人，子弹在他脑袋里爆炸，血光四溅。隔着那么远，血仍然溅到了我脸上。

梦境泄露了我的秘密，我知道，我的杀机，跟一只鸟儿无关。

星期一，我上班时打瞌睡，不知道主任什么时候站到我面前。主任是个漂亮女人，三十岁，常年头发盘起来，鼻梁上卡副宽边眼镜。她以为那样就是职业女性，其实看起来像男人婆。

男人婆拍着我的桌子，声音温柔：“休息室有沙发，要不要上那里睡？”

我身子立刻坐正了，耳边响起一片哄笑声。

男人婆狠狠瞪我，然后冷着脸离开。

“主任跟你有仇吧，这阵子好像总在找你事。”女同事帮我抱不平，还有些幸灾乐祸，“是不是你半夜砸她们家玻璃了。”“我拿望远镜偷看她洗澡被她发现了。”我嘻嘻笑道，“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她真的是个男人……”

这一天，我心情愉快，干起活来也利索。

到了傍晚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男人婆再次走到我跟前，面若寒霜，好像我真偷看她洗澡似的。她的指头敲我的桌子，很重，她居然不怕疼。

“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。”男人婆丢下这句话径自离开了。

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左右看，男女同事赶紧收回目光，个个若无其事的表情。

“在单位里一定要谨言慎行。”这是黄雅玲对我说的话。这丫头在家没心没肺，在外面却八面玲珑，深谙世事。

我狠狠地瞪眼，冲着此时偷看我的同事。一定有人通风报信，跑男人婆跟前打小报告。其实我背后说过不少男人婆坏话，早该料到有东窗事发的一天。

敲门，里面说进来。我站在门边，两手贴着裤线放，一脸无辜相。

“把门关上！”男人婆的声音很大，很严厉。

“有话就这样说吧，门开着，我心里踏实。”

男人婆的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凶恶的面孔像个女纳粹。我

一哆嗦，赶紧转身关上门。我相信不消片刻，门外起码得贴上三个脑袋。

“你的计划书我看了，简直没一点可取之处，重做。”

“您看明白了吗，那可是我三个晚上的心血。”

“八个晚上也没用，让你重做你就得重做。”

“我怀疑您找我事，您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了？谣言止于智者。”

“谣言我没听到，倒听说有人公然说偷看我洗澡，还嫌看不清楚，专门买了架俄罗斯望远镜，带红外线的。更可恨的是竟然说我是个男人……”

“啪！”拍桌子的声音。

我哑口无言，充分理解了添油加醋这个词的意思。

“今天，你不把事情给我说清楚，我扣你当月全部工资。”

“您不能这么对待我，作为一个领导，您得把工作和生活分开，有人偷看您洗澡那归公安管，跟我的工资没关系。”

“啪啪！”又是拍桌子的声音。

这是我跟男人婆在主任室里的对白，我相信每句话都传到门外的耳朵里。一定有人在偷笑，还有人笑得大模大样，我不怪他们，换了谁这会儿都得笑。

主任室里除了我跟男人婆，没第三个人。如果有，我们一定会换一种争吵的姿势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男人婆坐在我腿上。她已经解开了盘起的头，宽边眼镜也丢在一边。她的双手搂着我的脖子，脸上露出你们都没见过的笑容。

男人婆其实不是男人，她是我见过的最妩媚的女人。

争执的间隙,我不知疲倦地亲吻她的脸,她的唇,双手不停歇地在她身上滑动。有时候她会止住我,严厉地骂我一句,然后再主动将唇送到我的嘴边。

我听到她低低的声音:“你现在明白我是个女人了么?我会让你明白的,一定会……”

我紧紧地拥住她,直到自己感觉不能呼吸。她推开我,大口吸气,然后轻轻抚摸我的脸颊,恶狠狠地道:“今天你不道歉,明天就别来上班!”

“对不起,我错了,我保证以后不在那些爱嚼舌头的同事面前说您坏话。”

我站起来,把她整个人都抱在了怀中。

“譬如说,你想杀一个人,又不想被人发现,你会选择哪种方法?”我问黄雅玲。

“这世道,能让人死的招儿多了。”黄雅玲一边丢炸弹一边说,“关键是人死了怎么毁尸灭迹,还能不让人怀疑到你。”

我趴在窗台上,默默地回想昨晚的梦。

“对了,你想杀谁?要不要我帮忙?”黄雅玲又把对手炸死一回,眉开眼笑地问我。

“我想杀死我自己。”我说。

“呸呸呸!”黄雅玲嗔怪地道,“瞧你这乌鸦嘴,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”

我真的想杀死一个人,但我知道我永远没有杀人的胆子。可我真的想杀死他,连在梦里,都让一颗子弹在他的脑袋

里爆炸。

“你给我说几种杀人的方法,说了我就不烦你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用刀子捅死算了,当然要有枪最好,职业杀手那种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,隔着老远一枪过去就让人上西天。”

这丫头挺狠的,转行做杀手,肯定有前途。

用刀子杀人方便快捷,不用过多准备,瞅准机会,一刀子过去,只要刺中要害,就能得手。但这里头有两个问题,首先你得选择一个好的时机,特别是在不知道对手实力的情况下,只能出奇不意,施以偷袭;第二就是一刀过去,如果刺不中要害,那就前功尽弃。

我想最好是在电影院里,那天放映的是部国外大片——国产片基本上不用考虑,但想想就算再好的片子,现在也没多少人上电影院。还是选择演唱会吧,港台歌星,周杰伦或者李玟那级别的,众多追星族必然蜂拥而至,演唱会现场人山人海。

演唱会结束,好几万人涌向有限的几个出口。我只要这时候靠近目标,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他一刀,一刀捅不死还能再捅一刀,反正有的是时间。

等到发现死了人,人群必然会尖叫不断,四下散开,只留下死者躺在地上。那么多双脚乱踏乱踩,足以破坏我可能留下的任何痕迹,这样,警察只能从死者生前的社会关系着手调查。

我根本不认识死者,没有人会怀疑到我。

今年夏天,这个城市没有演唱会,别说周杰伦和李玟,连

三流歌星都不见一个。

更让我沮丧的是，就算周杰伦真的来了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看他的演唱会。如果不是为了杀人，我宁愿呆在家里，也不去凑那热闹。

所以，这个计划不具可行性。

爱上苏颜在我意料之外。爱上她之前，我已经在办公室里说了她不少坏话。

苏颜出差不该带上我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我见到了一个长发如瀑，美丽时尚的女人，那女人身上处处散发着女人味，艳光四射，妖媚动人。

更让人惊诧的那女人居然是办公室里的男人婆。

“那会儿你是不是就在想着怎么跟我上床？”苏颜在床上问我。

“别管我当时怎么想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床上。”

我喜欢上了出差，男人婆主任带着我，全国各地转悠。办完了公事，我们就把自己关在宾馆里，昏天黑地，潮起潮落，每一刻都是全新的体验，每一个夜晚与白天，都像走到世界的尽头。

“我想让自己飞起来。”有一次我听到苏颜说。

在那之后，这句话便成了我们的暗语，它隐蔽的暧昧在任何时候都能燃起我心中的欲火。爱上一个人最重要的表

现,就是任何时候想起她,都应该察觉到一种冲动。我已经不是青春期的毛孩子,在那之前,我至少跟四个女孩上过床,其中一个现在成了我的未婚妻。但苏颜却让我像个涉世未深的少年,对她的身体充满渴望。即使在狂欢过后,任何一点短暂的分别,都能让我心里再次燃烧起欲火。

我已病入膏肓,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结过婚的女人。

——“我想让自己飞起来。”

我相信,这就是苏颜跟我在一起的原因,是我让她飞了起来,让她感受到了一个女人最淋漓尽致的生命体验。

星期二,我将跟她去往北方一座城市,在那里,有我们快乐的七天时光。

我在前一天的晚上辗转反侧,不能入睡,感觉到体内鼓荡的力量。黄雅玲还在玩炸弹超人,这回她碰到了高手,你炸死我一回,我炸死你一次,谁也没讨着便宜。她趁着上卫生间的空隙到卧室来,说你没事就看碟吧,今晚我非把那家伙炸糊了不可。

电视柜上面有一堆新碟,买了好久,因为没看过,还很新。

我最近迷上了韩国导演金基德,他的片子大多讲述一些颇不寻常的爱情,有些畸形,但却异常真实。我刚看过他的《空房子》,一个爱上有夫之妇的青年在监狱里成了隐形人,逃出去后,去了那女人家。女人能看见他,她的丈夫却看不

见,因而三人得以平安幸福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。

小时候我也幻想过成为隐形人,但那会儿幻想的目的是能随意去银行拿钱,还能随意进入女澡堂一饱眼福。现在,我只想跟苏颜生活在一起,像《空房子》里的主人公。

当然,我还有另外一些幻想,譬如说我有一把枪,有足够的勇气打爆一个男人的头。

——现在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了,他是苏颜的丈夫。

苏颜的丈夫让我察觉到自己的卑劣,他跟我无冤无仇,只不过我爱上了他的女人。我很同情他,有些时候对他还满心歉疚。但这并不妨碍我想打爆他的头,他像对面楼顶天台上的鸟,无论我什么时候望去,都在我的视线里。

也许我错了,更像那只鸟的人是我。永远只能做个观众,远远地注视着别人的生活。

我不想做鸟,所以,我必须成为猎人。

星期二。早晨,我在候车室焦急地等待。

离开车还有十分钟,检票口已经变得冷清,苏颜还没有来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,对待工作,她向来一丝不苟。她不可能忘了时间,也不可能临时改变计划而不告诉我。

我打她手机,显示已经关机。我打电话到单位,同事说她不是跟你出差了吗?

我犹豫半天,看到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关铁栅栏,赶紧跑过去拉住她:“再等等吧,还有人没来。”

我只能打电话到她家里，接电话的是个男人，我的血脉贲张，两条腿都有些打颤。

我问苏颜在家吗，我是她同事，现在在车站，等着跟她一块儿出差。

“苏颜一早就出门了，还带着旅行包，她一定已经自己上车了，你到车上找她吧。”男人的声音很冷漠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，因而我不能透过他的声调做出任何判断。

候车室里人很多，我在想苏颜独自上车的可能性很小，但却存在。

我满腹狐疑独自上车，躺在卧铺车厢，边上的铺位是空的。

这时候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我冲动地想立刻做些什么，却只能继续任由飞驰的列车载我向前。

我想起来有一次，我跟苏颜在宾馆里，忽然她的电话响，挂上电话后，她飞快地穿好衣服，丢下我独自离开。

我还想到一个冬日夜晚，我在寒风的街头瑟瑟等待，苏颜跟公司领导在临街的玻璃窗内吃饭，热气腾腾的画面让我黯然落泪。而当苏颜终于走出酒店，一辆黑色的轿车让我止住了奔向她的脚步。

另外一些更多的时候，我独自蜷缩在城市一隅，等待不可能到来的女人。

那些时候，我愤怒得想毁灭些什么，那些高高伫立的大厦，我在行走时能听到它们体内无数细微裂痕不断扩散的声